中山醫學大學第九屆迴旋梯文學獎　投稿作品表　　**編號：**

參賽類別	**☑小說組　　☐散文組　　☐新詩組**
作品名稱	**牽涉痛**

建國北路的高架鐵軌每隔十一分鐘就會劇烈震動一次。

那種震動是物理性的。三十五度的熱氣在深夜的大慶街區依然沒有散盡，反而混雜著柏油路面散發出的死色與廢氣，順著老舊公寓的鋼筋結構一路往上爬，最後傳導到周妤的耳膜與腳底板。區間車輾過鋼軌縫隙的「鏗鏘」聲，在寂靜的深夜會被放大成一種近乎暴虐的拉扯，像是一把生鏽的鋸子，日復一日地鋸著沿線那些外牆剝落的二丁掛瓷磚。

周妤躺在雙人床的左側，身體弓成一隻煮熟的蝦子。右下腹傳來一種極其隱晦的、像是有個灌滿了溫熱廢水的塑料袋正被塞進骨盆腔底端的悶痛。

那是大四上學期，距離臨床醫學國考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時間。。她的生活被切碎成無數張寫滿藥理學名詞的單字卡、病理學的切片圖譜，以及永遠讀不完的系統解剖學。冷白色的 LED 檯燈下，那些人體肌肉紋理、神經走向的彩色線條，在熬夜過後的視網膜上留下了無數個邊緣模糊的光斑，像是一隻隻在皮膚底下緩慢蠕動的影子。

「喂，妳今天沒順便買晚餐喔？我都快餓死了。」

身後傳來鍵盤被瘋狂敲擊的劈啪聲，伴隨著遊戲語音裡粗魯、不帶情感的隊友對罵。

那是林宥。大她兩屆、畢業後在台中換了三份工作都沒熬過試用期的林宥。他此時正弓著背坐在廉價的電競椅上，螢幕散發出的藍綠色熒光將他那張長年不曬太陽、有些浮腫且泛著油光的臉照得像是一具半成品的蠟像。他的腳邊堆著三個沒洗的微波便當盒，上面的排骨殘渣已經乾涸成一種死寂的黑褐色。

周妤沒有轉身，只是把身體往牆壁的方向縮得更緊了一些，右手掌心死死抵住右下腹那個隱隱發熱、甚至有些發燙的點。

「我下午有兩堂實驗課，接著去圖書館幫國中生伴讀，忘了。」她的聲音很輕，卡在喉嚨裡，像是一口嚥不下去的乾冷空氣。

「嘖，算了，我叫外送。妳要吃什麼？算了，妳肯定又要說隨便。」林宥一邊在鍵盤上盲打，一邊挪動了一下屁股，塑膠皮椅發出刺耳的嘎吱聲。

這間位於中山醫大附醫大慶院區後方的小套房，每個月一萬二的房租，是周妤靠著每週三次、每次三小時的國中伴讀家教費，加上在學校生化實驗室洗試管的微薄津貼硬湊出來的。而林宥在這裡扮演的角色，像是一個被遺忘在房間角落的舊紙箱——平時毫無存在感，只負責囤積生活的廢物、沒洗的厚襪子、以及超商塑膠袋，但周妤因為「習慣」了他的存在，或者是害怕切斷關係時的麻煩，遲遲沒有把這個紙箱扔掉。

他們在一起四年了。從大一那場青澀的社團迎新開始，那時的林宥還會彈著一把有些走音的吉他，笑起來時眼睛裡有中台灣特有的、大片揮霍的陽光。但時間像是一場緩慢而

殘酷的氧化，把那些閃光的東西全部蝕空，只剩下一具沉重、散發著隔夜外賣酸味的肉體。

凌晨兩點，高架鐵道上的最後一班列車駛過，整棟公寓陷入了一種不自然的死寂。

周妤體內那個原本只是悶痛的點，突然毫無預兆地膨脹了起來。那不是拉肚子的絞痛， 而是一種極其精準、定位清晰的灼燒感。那種痛楚像是有一枚長釘，從她的右下腹狠狠扎進去，將她的精神與肉體一同釘死在床板上。

她疼得整額頭冒出細密的冷汗，手指在廉價的聚酯纖維床單上摳出了深深的褶皺。

「林宥.....」她轉過頭，聲音在劇烈的痛楚中顫抖。

電競椅上的人已經仰著頭睡著了，嘴巴微張，發出沉悶且規律的鼾聲。電腦螢幕還亮著，遊戲結算畫面上的紅色「敗北」字樣，無情地投射在他那件領口已經洗得鬆垮、甚至有些泛黃的 T 恤上。

周妤看著眼前這個男人。她突然想起上週系統解剖學課本上關於「闌尾（盲腸）」的敘述：位於盲腸後內側壁，是一條細長、盲端的蚯蚓狀盲管。在人體免疫系統發育完成後， 它便失去了實質的生理功能，僅僅是一個容易囤積糞石、引發感染的退化組織。

此時的林宥，在她的生命裡，就是那一截毫無功能、卻隨時可能引發腹膜炎與敗血症的闌尾。

她沒有再去叫醒他。二十二歲的周妤，在經歷了無數次面對林宥的敷衍、抱怨與不耐煩後，已經學會了一種近乎殘酷的自理能力。她忍著內臟被拉扯的劇痛爬下床，動作極其緩慢地穿上外套，把手機、健保卡和一隻小錢包塞進口袋。

推開門，外面的走廊聲感燈壞了，沒有亮。

她一個人扶著冰冷的、沾滿灰塵的公寓水泥牆，像一隻受傷的昆蟲一樣弓著腰，一步、 一步地順著陰暗的樓梯往下挪。大慶街區的風在深夜裡變得極其尖銳，呼嘯著刮過高架鐵路的鋼骨結構，發出類似野獸垂死時的低吼。

建國北路上的黃色路燈把她的影子拉得極長、極扭曲。周妤一隻手撐著右下腹，每走一步，腹腔內的闌尾彷彿就在與周圍的組織互相撞擊、充血、發炎。

三百公尺外的中山醫大附設醫院急診室，在夜色中散發著一種慘白、近乎手術台一般的冷光。那棟大樓像是一個巨大的、由玻璃與不鏽鋼築起的避難所，正靜靜地等待著她這具即將崩潰的肉體。

當她終於推開急診室厚重的自動玻璃門時，濃烈的消毒水味與冷氣的寒意迎面撲來，瞬間將她殘存的意識切得粉碎。

護理師推著輪椅衝過來的那一刻，周妤的手機在口袋裡震動了一下。

她有些艱難地掏出手機，螢幕上是林宥發來的訊息： 『妳去哪了？冷氣關一下好不好，很冷。還有我口渴死，回來時順便在樓下小七買瓶大七喜。』

周妤看著那行字，胃部一陣翻江倒海的噁心。她沒有回覆，而是把手機翻了過去，任

由屏幕的微光在慘白的急診室燈光下慢慢熄滅。

急診室的後半夜是一場永無止境的線性消耗。

護理師的腳步聲、遠處病床上老人沉重的濃痰音、以及儀器規律的「嗶——嗶——」聲，將空間切割成無數個令人焦慮的碎片。周妤躺在推床的高欄之內，身上蓋著醫院那條散發著漂白水與乾燥熱氣的綠色格紋棉被。

她的右下腹已經不是單純的痛，而是一種帶著跳動感的炙熱。每一次心跳，那個發炎的組織就像是在裡面吹脹了一層薄膜，壓迫著周圍的神經。

「名字？身份證字號？」

來會診的是外科住院醫師，看起來和周妤年紀差不了幾歲，眼眶底下是一片濃重得化不開的青黑，白袍的下擺還沾了一點不知道是碘酒還是乾涸血跡的黃褐色斑點。

「周妤。A22XXXXXXXX。」她沙啞著嗓子回答。

醫師的手很冰。當他的掌心貼上周妤的腹部時，她不自覺地瑟縮了一下。醫師的手指熟練而機械化地在她的左下腹、上腹部按壓，確認著壓痛的位置。最後，他的手指來到了右下腹——意即髂前上棘與臍連線的外、中三分之一交界處。

在解剖學上，這個地方叫作麥氏點（McBurney's point）。

醫師的手指用力陷了下去。「這裡痛嗎？」「痛……」周妤咬緊牙關，眼角滲出了生理性的淚水。

然而，真正的地獄並不是按壓下去的瞬間。醫師看著她的表情，按壓的手指突然毫無預兆地、猛烈地往上一放。

那一瞬間，周妤整個人險些從推床上彈了起來。那是一種比按壓還要劇烈十倍、百倍的撕裂痛楚，彷彿原本被壓扁的發炎闌尾在失去外力後瞬間彈回，撞擊在腹膜上。她的指甲深深地掐進了推床的鐵製護欄裡，發出刺耳的摩擦聲。

反彈痛（Rebound Tenderness）。

在臨床診斷上，這意味著炎症已經不只是侷限在闌尾內部，它已經開始刺激腹膜，是急性闌尾炎即將穿孔的徵兆。

「急性闌尾炎，白血球到一萬四了，超音波看起來管徑已經腫到快九公厘，周圍還有點積水。」住院醫師收回手，一邊在平板上快速點選，一邊用極其平板、不帶一絲情感的語氣說道，「要立刻安排腹腔鏡手術，不然穿孔變成腹膜炎就麻煩了。妳有家屬可以來簽同意書嗎？還是妳自己簽？」

「我自己簽。」周妤沒有絲毫猶豫。

「好，先幫妳打抗生素和止痛，等一下做完術前準備就送開刀房。」

就在護理師過來幫她的點滴瓶裡注入一針呈琥珀色的止痛劑時，急診室入口處傳來了一陣拖沓的腳步聲。

林宥穿著那件泛黃的 T 恤和一雙左右腳顏色不一樣的藍色夾腳拖，睡眼惺忪地走了進

來。他的頭髮亂得像一窩乾草，手裡還拿著那支螢幕碎了一角的舊手機。當他看到躺在推床上的周妤時，眼神裡第一時間浮現的不是恐慌，而是一種被打擾睡眠後的迷茫與煩躁。

「不是，周妤，妳搞什麼啊？大半夜的自己跑來急診，也不跟我說一聲。」林宥走到床邊，看著吊著點滴的周妤，聲音裡帶著一絲埋怨，「我起來發現妳不在，冷氣也沒關，鑰匙也沒帶。妳知道我找鑰匙找了多久嗎？」

周妤偏過頭，看著急診室天花板上那盞微微閃爍的日光燈。止痛藥的藥效開始發作，帶來了一種虛幻的、飄浮的木然，但林宥的聲音卻像是一根細小的鋼針，精準地扎在她神經最衰弱的地方。

「我急性闌尾炎，要開刀。」她說，語氣裡沒有憤怒，也沒有委屈，平靜得像是在報告別人的病歷。

「開刀？」林宥愣了一下，隨即有些誇張地抓了抓頭，「這麼嚴重？那……那要多少錢啊？我身上沒帶什麼錢喔，妳知道我這個月兼職的薪水還沒發……」

周妤閉上了眼睛。這就是她用了四年時間、用無數次退讓、用自己兼職讀書的血汗去供養的男人。在危及肉體存亡的時刻，他最先感到的不是對她痛苦的感同受受，而是這場疾病是否會弄髒他的 地板、是否會花掉他的預算、是否會麻煩到他安穩的無所事事。

那種感覺，比剛才醫師放開手指時的「反彈痛」還要清晰。

原來，強行維持一段已經腐爛的關係，就像是在按壓一截發炎的腸子。妳以為按著、忍著、假裝看不見，日子就能在沉悶的痛覺中混過去。可一旦現實的外力突然放開，那種積壓已久的不滿與冷漠反彈回來，撞擊在精神的腹膜上，才會讓人痛得看清所有的真相。

「不用你的錢，我有學生保險和儲蓄險。」周妤張開眼，看著林宥，眼神裡有一種近乎冰冷的剔透，「你回去睡覺吧，這裡不需要你。」

「那怎麼行，我是妳男朋友欸，妳開刀我不在，護理師等一下怎麼看我？」林宥有些面子掛不住地嘟囔著，隨後一屁股坐在床尾的鐵凳上，再次掏出了手機，「那我陪妳吧。對了，妳皮夾在哪？我肚子好餓，醫院地下室的超商好像還開著，我去買個便當。」

周妤看著他純熟地從她的帆布包裡翻出皮夾，抽出兩張一百元面額的鈔票，然後踩著那雙顏色不一的夾腳拖，頭也不回地朝超商的方向走去。

她躺在床上，突然很想笑。

二十二歲的自己，究竟是在什麼時候，把這種自私與寄生，當成了生活的常態？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她退化成了一個只負責提供情緒價值與經濟支持的、毫無生理功能的器官？

「周妤，準備進手術室囉。」

傳送人員推著推車過來，解開了推床的煞車。輪子摩擦地面發出乾脆的聲響，周妤躺在車上，看著急診室的冷白燈光在視網膜上一格格地往後退。她知道，那截發炎的、灌滿了膿水與廢物的闌尾，以及某些在她生命裡寄生了太久的東西，都即將迎來一場徹底的清

洗。

手術室的通道是一條沒有時間感的傳送帶。

這裡的空氣被嚴格控制在攝氏二十度左右，極度乾燥，吸進肺裡時帶著一種金屬般的冷冽。天花板上的無影燈像是一輪輪巨大的、沒有溫度的滿月，將周妤眼前的世界照得一片通明。

她被移到了狹窄的手術台上。頭頂的護理師正熟練地在她身上黏貼心電圖導極，右手臂上的血壓計壓脈帶每隔三分鐘就會突兀地充氣、收緊，傳來規律的壓迫感。

「放輕鬆，吸氣。這是麻醉藥，等一下頭會有點暈暈的喔。」

麻醉醫師的聲音從頭頂上方傳來，隔著一層厚厚的無紡布口罩，顯得有些沉悶。

周妤看著點滴管裡那管透明的液體緩慢地注入自己的靜脈。先是一股冰涼的刺痛沿著血管一路往上爬，緊接著，一種巨大的、無法抗拒的沉重感排山倒海而來。她試圖眨了眨眼，試圖去抓住頭頂那盞無影燈的邊緣，但整座世界的流速在這一瞬間被無限拉長、放慢。

像是一滴水掉進了極度低溫的液態氮裡，她的意識在一瞬間被強行凍結。

在那個由氣體與藥物構築的、深不見底的黑洞裡，周妤做了一個極其漫長的夢。

她夢見了大一那年的夏天。台中的風很大，夾雜著台灣大道上公車經過時掀起的熱浪。 那時的林宥站在中興堂的舞台中央，身上的白襯衫有些褶皺，手裡抱著那把擦得發亮的吉他。他微微低著頭，修長的手指在琴弦上撥弄出清脆的泛音，那一首民謠被他唱得有些沙啞，卻帶著一種讓人想要落淚的溫柔。

那時的周妤坐在台下第三排，手裡捏著一張廉價的節目單，心跳快得像是要從胸口跳出來。她以為自己找到了一座可以停泊的碼頭，找到了一個可以和她在這座陌生城市裡互相取暖的靈魂。

畫面一轉，夢境裡的色調突然變成了慘白的、帶有化學氣味的綠色。

她夢見自己站在生化實驗室裡，手裡拿著一只裝滿了墨綠色膽汁的試管。林宥坐在實驗桌對面，他的身體開始融化，變成了一坨沒有形狀的、黏稠的橡膠，黏在她的衣服上、她的原文書上、她的皮膚上。不論她怎麼用蒸餾水去沖洗、用刷子去刷，那股腐爛的、依附性的氣味依舊如影隨形。

「周妤，周妤，醒醒。手術結束囉，幫妳放個枕頭。」

一個有些粗魯的聲音將她從黑洞裡硬生生地拽了出來。

周妤睜開眼，眼前的視線一片模糊，像是隔了一層厚厚的毛玻璃。喉嚨裡乾痛得厲害， 那是因為術中氣管插管留下的擦傷。她的身體在劇烈地顫抖——這是全身麻醉術後常見的低體溫寒顫。

「痛.....」她下意識地呢喃。

右下腹的灼熱感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麻木、沉重的鈍痛。那是三個位於腹部的

小切口，在二氧化碳人工氣腹被排空後，肌肉與皮膚被縫線強行拉扯的物理痛楚。

「醒了？手術很順利喔，闌尾已經拿掉了，還好沒穿孔，只有高度充血和化膿。」護理師在她的病床旁換上一瓶新的點滴，「先在恢復室觀察一個小時，等一下就可以回病房了。」

周妤躺在床上，看著自己右手背上因為反覆扎針而留下的青紫色瘀血。

麻醉劑的餘毒讓她的思緒有一種近乎冷酷的清明。她突然明白，這場手術不僅稱不上是受難，反而像是一場對她過去四年的、漫長的淬取。

那些曾經以為割捨不下的回憶、那些被林宥彈吉他時的側影所包裝出來的虛假安全感， 在全身麻醉的無意識狀態下，被時間與藥物一滴一滴地過濾乾淨。剩下的，只有這具千瘡百孔、卻無比真實的肉體。

早上十點，周妤被推回了普通病房。

陽光透過中山醫大附醫高樓層的窗戶灑進來，將病房的磨石子地板照出一種近乎透明的質感。林宥坐在病床旁的長沙發上，頭靠著牆，手裡還拿著那支手機，螢幕上正播放著某個短影音平台的搞笑影片，發出尖銳且刺耳的罐頭笑聲。

看見周妤進來，他甚至沒有站起身，只是把視線從螢幕上短暫地移開了一秒。

「喔，回來啦。醫生說妳下午要是能排氣（放屁），就可以開始喝水了。」林宥揉了揉鼻子，指了指桌上一個吃了一半的超商微波便當，「那醫院的微波便當超難吃，肉又死鹹。對了，妳等一下要不要叫妳媽從高雄寄點錢過來？我剛才去繳住院預交金，把妳皮夾裡的兩千塊全花光了，我自己還墊了一百塊車資欸。」

周妤躺在病床上，看著眼前這個正在用她的錢、吃著她的便當、並向她討要一百塊車資的男人。

在她的視野裡，林宥的形象突然與剛才手術室托盤裡、那一截被切除下來的、發黑充血的闌尾完美地重疊在了一起。

他是一段盲端的盲管，不對外開放，不承擔責任，不產生任何對這段關係有益的生理功能。他唯一的存在意義，就是在這個空間裡囤積垃圾，直到把她徹底拖入一場萬劫不復的急性感染。

「林宥。」周妤轉過頭，聲音雖然因為喉嚨乾裂而顯得沙啞，但字句之間卻帶著一種沒有任何商量餘地的堅硬。

「幹嘛？要喝水喔？醫生說現在還不能喝啦。」林宥頭也不抬地敷衍著。

「把你的東西，從我租屋處清出去。」

病房裡，短影音的罐頭笑聲突然在一瞬間顯得極其突兀、極其滑稽。林宥握著手機的手僵了一下，他緩緩抬起頭，看著病床上的周妤，眼神裡那種大四男生的無賴與迷茫，終於 一瞬間轉化成了一種被刺痛後的惱羞成怒。

「周妤，妳說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林宥把手機往長沙發上一摔，站起身來。因為起得太猛，他那雙顏色不同的夾腳拖在磨石子地板上發出一聲刺耳的尖叫。

「我大半夜沒睡覺，在急診室陪妳到現在，幫妳繳錢、幫妳顧包包。妳剛開完刀出來， 第一句話就是要趕我走？妳有沒有良心啊？」他的聲音在狹小的雙人病房裡迴盪，引得隔壁床拉簾後面的家屬發出一聲不滿的咳嗽。

周妤平靜地看著他。那種眼神讓林宥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陌生與恐懼，像是在看一個素不相識的、路邊的陌生人。

「兩千塊住院預交金是我的錢。」周妤的語速很慢，因為每說一個字，腹部的傷口就會隨著呼吸隱隱抽痛，「房租是我付的，水電是我繳的。你陪我在這裡，是因為你回去了沒有鑰匙進門。林宥，我們不要再演了，很累。」

「演？妳覺得這四年我是在跟妳演戲？」

林宥的臉書漲得通紅，額頭上的青筋暴起。他試圖用憤怒來掩飾自己的心虛與無能。

「大一的時候是誰天天陪妳去社團？是誰在妳微積分被當的時候陪妳在麥當勞熬夜？周妤，妳現在讀大四了，進了醫院實習，看多了那些穿白袍的醫生、那些有錢的學長，就嫌棄我了是不是？妳變得很現實、很勢利，妳知不知道？」

聽著這些四年前的陳年舊帳，周妤心底甚至連一絲憤怒的波瀾都沒有升起。

這就是退化器官的特性。它無法隨著宿主的成長而進化，它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反芻著過去的養分，用道德綁架與情感勒索，試圖把宿主一起拉入那個不見天日的盲端裡。

「對，我很現實。」周妤轉過頭，看著窗外大慶車站上方那片被烈日曬得有些發白的天空，「因為不現實的人，會被你這種寄生蟲活活拖死。下週一我出院前，如果你的東西還在房間裡，我會請房東直接把鎖換掉，把你的衣服全部扔到建國北路的垃圾車上。現在， 滾出去。」

林宥死死地盯著她，牙齒咬得嘎吱作響。他試圖從周妤的臉上找到一絲以往爭吵時的委屈、眼淚或是心軟。但那一張被病痛與麻醉漂洗得有些蒼白的臉上，只有一種近乎神聖的、不容置疑的決絕。

「好，周妤，妳有種。妳以為老子稀罕住妳那間破套房？妳以後求我回來，我都回不來！」

林宥一把抓起沙發上的手機，連桌上那個吃了一半的便當都顧不上提，踩著那雙滑稽的夾腳拖，怒氣沖沖地摔門而去。

病房的鐵門「框當」一聲關上。

空間重新回到了死寂。周妤躺在床上，突然覺得腹部的傷口不那麼痛了。那種痛楚不再是那種走入絕路的灼燒，而是一種傷口在清創、縫合後，身體組織開始自我吞噬、自我修復的、健康的痛覺。

在接下來的三天住院期裡，周妤過了一段她大四以來最安靜的日子。

沒有人會在深夜兩點叫醒她去買七喜；沒有人會在她背誦解剖名詞時在身後瘋狂地敲擊鍵盤；沒有人會用一種理所當然的態度，去消耗她用家教汗水換來的每一分錢。

她每天早晨在主治醫師查房的腳步聲中醒來。她看著那些和自己年紀相仿的見習醫學生，手裡拿著病歷本，神色緊張卻眼神清亮地站在床尾。她看著護理師如何熟練地幫她的傷口消毒、更換防水貼布。

那些冷白色的燈光、消毒水的氣味、金屬儀器的碰撞聲，在這一刻不再讓她感到窒息。 相反，這是一個高度秩序化、高度理性的世界。

在這個世界裡，發炎的組織會被切除，壞死的壞死、癒合的癒合，沒有任何拖泥帶水的灰色地帶。 週日午後，周妤排氣了。

她喝下了三天以來的第一口溫開水。那股溫熱的液體順著食道一路流進胃部，流過那段剛剛經歷了手術、此時正在緩慢自我吞噬雜質的腸道。那種感覺很乾淨，像是一場春雨洗過了中台灣被暴曬了整整一個夏天的柏油路面。

她拿出手機。Line 的對話框裡，林宥的頭像依舊是那張在大一社團聯展時拍的、彈吉他的照片。

但周妤心裡很清楚，那個在舞台上閃閃發光的男大生，早在四年的無所事事與心安理得中，被他自己親手殺死了。留下來的，只是一截需要被現代醫學無情割除的退化組織。

她點開林宥的頭像，手指沒有絲毫顫抖，點選了「封鎖」，然後是「刪除」。

對話紀錄在一瞬間消失得乾乾淨淨，屏幕上只留下一片純粹、乾爽的空白。

大四畢業那年的六月，台中的天空呈現出一種近乎透明的蔚藍。

鳳凰花在建國北路與柳川西路交織的河道兩側開得肆意且張揚，像是一團團在烈日下瘋狂燃燒的橘紅色火焰。大慶車站的高架鐵軌依舊每隔十一分鐘就會劇烈震動一次，區間車輾過鋼軌的聲音依舊鏗鏘，但在周妤聽來，那不再是鋸著神經的噪音，而是一種規律的、 推著城市向前滾動的節奏。

周妤站在套房的全身鏡前，身上穿著一件剪裁俐落的、中山醫大畢業典禮用的黑白學士服。

她緩緩拉開學士服的拉鍊，掀起裡面的白色襯衫。

在她的右下腹，麥氏點的位置上，此時靜靜地躺著三個已經完全平復的、呈現淡淡粉紅色的圓形小傷疤。那是一年前腹腔鏡手術留下的痕跡。經過了三百多個日夜的代謝與自噬，那些曾經需要用金屬夾與縫線強行拉扯的傷口，已經完全變成了她肉體的一部分。

它不再痛，不再發熱，只是一組無聲的、記錄了某場戰役的圖騰。

這一年的日子很苦。林宥搬走的那天，把房間裡所有能拿走的東西全部洗劫一空，甚至連周妤買的一箱衛生紙和半包米都沒留下。他還在兩人的共同朋友群組裡，散佈著周妤「攀上高枝、現實勢利」的謠言。

但周妤連一通電話都沒有打去對質。

她把所有的時間都砸進了國考的複習與醫院的實習中。她在一般外科實習時，曾親自站在手術台旁，幫主治醫師拉著鉤，看著一截截充血、發黑、灌滿了膿水的盲腸被手術刀乾脆地切斷，然後被無情地扔進寫有「醫療廢棄物」的紅色塑膠袋裡。

每一次看到那個畫面，她都會在心裡對一年前的自己說一聲：謝謝。

如果不是那場突如其來的急性闌尾炎，如果不是那一場逼近肉體極限的反彈痛，她可能至今還在那間陰暗的套房裡，任由那段名存實亡的關係像慢性發炎一樣，一點一滴地蝕空她對生活的全部熱情。

亞洲式的感情往往有一種盲目的歌頌——歌頌忍耐、歌頌拖磨、歌頌把一個不對等的寄生者當成生命中無法割捨的重擔。

但現代醫學告訴周妤：有些東西，生來就是為了被割除的。

「周妤，走啦！拍團體照了，大家都在中庭等妳！」

門外傳來室友高亢、充滿活力的喊聲。

「來了。」

周妤對著鏡子拉上學士服的拉鍊，將那三個粉紅色的傷疤工整地遮掩在黑色的布料之下。她背起那個已經不再沉重、只裝了幾張准考證和一支口紅的帆布包，伸手推開了房門。

外面的走廊上，聲感燈已經被房東修好了。隨著她的腳步落下，冷白色的 LED 燈光在一瞬間梯次點亮，將前方的樓梯照得一片通明。

她一步、一步地下樓。 大慶街區的風從敞開的公寓大門吹進來，帶著中台灣夏日特有的、有些黏稠卻無比真實的生命力。周妤挺直背脊，迎著那片刺眼的、毫無留白的陽光，堂堂正正地走了出去。 她知道，她的盲腸期已經徹底結束了。接下來迎接她的，將是一場由她自己完全主齋的、健全且無痛的臨床人生。

風鈴聲止，微光褪去，而有些被割除的腐爛，才最接近新生。